

周口的秋天

■胡天喜

时光匆匆,随着几场秋雨的洗礼,天气变凉,秋天就不知不觉地到来了。

秋天是周口丰收的季节。周口地处黄淮平原,以农业为主,主产玉米、高粱、谷子、红薯、棉花等。经过了春天的播种、夏天的成长,秋天就到了成熟的季节。这时候你会看到:田野里,玉米褪去了青涩的外衣,换上了黄色的袍子,层层叠叠地将饱满的玉米穗裹在其中。高粱穗红了,它不是艳红,是紫红,像火把、似晚霞。高粱秆个个弯下了腰,好像在感谢主人对它半年来的精心呵护。谷子熟了,长如狼尾,色如黄金,颗粒饱满,芳香四溢,似少女袅娜,如舞者飘逸,远远看去,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黄金。棉花开了,朵朵雪白,似天女散花,如蓝天繁星,虽不是花,却胜似花。走进棉花地里,犹如进入花的海洋。菜园里,茄子熟了,有浅青的、有淡黄的、有紫红的,状如棒槌,粗壮光滑。辣椒熟了,有灯笼椒、冲天椒、柿子椒、青椒等。冲天椒短小而红艳,朝天而立,近看似血,远观如霞。柿子椒色红或黄,形如灯笼,性格温厚。青椒为纯青色,肥而硕大,棵下低垂,虽不张扬,却受青睐。还有那形似玉盘的花菜,如虎卧地的南瓜,碧绿青翠的西芹,白中透黄的花生,饱满毛茸的大豆,又香又甜的红薯,好一幅五彩斑斓的田园画卷。

庭院中,葡萄熟了,有青的、有紫的,一串串像紫色的宝石。枣熟了,有红枣、冬枣、鸡蛋枣、灵子枣。像玛瑙、似宝珠,一枝枝、一片片,把树枝压弯了腰。苹果熟了,个大色艳,有红的、有紫的、有黄的、有白的,人不到果园,就能闻到丝丝的甜味。鸭梨熟了,白中泛黄,黄中透白。石榴熟了,有的骄傲地挂在明处,有的羞涩地藏在了叶子后面,还有的咧开了喜悦的小嘴,露出粉红或纯白的石榴籽,像珍藏多年的水晶石,晶莹剔透,像青春少女的牙齿,整齐洁白。柿子熟了,有黄的、有红的、有黄里透红的,沉沉的、软软的,挂在树上,像无数个红灯笼在尽情地绽放。桂花开了,黄色的,密密麻麻,朵朵相拥,虽没有牡丹的高贵,桃花的鲜艳,但香气扑鼻,几十米外就能闻到浓浓的香味。

秋天是周口河水最清澈的季节。站

在河岸看去,鱼儿在水里自由地嬉戏,时而默然静立,时而倏忽远遁。调皮的青蛙瞪着鼓鼓的圆眼,在欢快的蹦跳,身后留下一个又一个涟漪,偶遇外界干扰,会瞬间钻进水里,不知去向。一群鸭子在水里悠闲地游玩,不时发出“嘎嘎”的叫声,仿佛在唱着秋天的歌谣。芦苇也老了,头上长满了白发,一阵秋风吹来,白发随风起伏,像一群舞者在宽阔的舞台上翩翩起舞。傍晚时分,夕阳的余晖洒在河面上,映出金色的光辉,一个头戴斗笠的老人,划着一条小船,正在打渔,他把网使劲撒开去,顿时一个圆圆的圈状落在水面,接着,圈状慢慢地往外扩展,扩散……

秋天是周口人体感最舒适的季节。这时候你会感到,秋天的风不像春天的风那样轻柔,也不像夏天的风那样狂躁,更不像冬天的风那样刺骨,秋天的风不冷不热,温度适中。秋天的风魅力十足,能把未成熟的酸涩果实调得甜美可口,让收获的人喜笑颜开。这时候的天是蓝的,云是白的,气是清的,给人以清爽、惬意、舒心的感觉。尤其是风中裹着五谷瓜果的芳香,令人陶醉不已。

秋天也是周口雨水最温和的季节。秋天的雨不像春天的雨那么细密、淅淅沥沥;没有夏天的雨那么粗暴,倾泻而下;更不像冬天的雨那么无情,落地成冰。秋天的雨来去频繁,断断续续。落在田野里,悄无声息,像母亲的乳汁滋润着大地。落在屋顶上,嗒嗒作响,如顽皮的孩子敲打着小鼓。落在树叶上,像无数条春蚕在争吃桑叶,沙沙有声。

周口的秋天是多彩的,周口的秋天是沉静的,周口的秋天是唯美的,周口的秋天是厚重的,周口的秋天是含蓄的,周口的秋天是奇妙的。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(刘禹锡《秋词》)我喜欢秋天,更喜欢周口的秋天,它是一首清灵婉约的诗,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,是一曲宛转悠扬的歌,是一场五谷丰登的宴,享受着秋风的清凉,品读着秋天的静美,虽然也有秋天扫落叶的萧瑟,但并不妨碍我在心灵深处静静地聆听秋天的深情,秋天的歌唱。

淳良家风毓后昆

■徐洪超

扶沟郑庄,豫东平原上的一个普通村庄。那里有最质朴的黄土地,也有最坚韧的生命力。我的舅舅和妗子就出生在这片土地。

我的姥爷是个有些文化的农村“私塾先生”,在村里教人识字。虽然我出生后随父母在外地,没有见过姥爷、姥姥,但那份刻在骨子里的朴实善良和对知识的尊崇,如同一颗种子,在岁月中长成了庇荫后人的参天大树。

舅舅身上浓缩了新中国第一代农村基层干部的品质。他念过书,尤其是算盘打得精,1949年以后被抽调到乡政府做财务工作。那时没有工资,报酬是生产队的“工分”。这一干,就是30年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舅舅每天步行往返于乡政府和家之间,经手的账目成千上万,却从未出过差错,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。他用一把算盘,拨出了公正与清廉的声响,也为我们这些后辈树立了恪尽职守的榜样。

如果说舅舅是家里的“顶梁柱”,那妗子便是这个家温暖的“内核”。她一生养育了七个儿子。可以想象,在并不富裕的年代,要让七个“半大小子”吃饱穿暖,是何等的不易。妗子就像一只永不停歇的陀螺,忙里忙外,操持着全家人的生活。她用一双勤劳的手,把七个儿子拉扯大,后来又毫无怨言地照看了十五个孙子、孙女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她与儿媳们亲如母女,七位儿媳妇也个个贤惠孝顺。那份宽容与大度,在十里八乡传为美谈,也为她赢得了乡政府授予的“十佳好婆婆”称号。妗子用她的一生,诠释了中国传统女性最伟大的坚韧与慈爱。

在舅舅和妗子的言传身教下,七位表哥如同七棵挺拔的白杨,在各自的领域里深深扎根,昂扬向上。

大表哥是家中的长子,也是村里的“领头羊”。他继承了父母的忠厚善良,待人热情,办事公道,在生产队和大队当了大半辈子干部,直到八十岁因病去世。乡亲们提起他,没有不竖大拇指的。

二表哥1961年高中毕业后,投身军营,保家卫国,荣立战功。从部队转业后,他留在周口工作,虽居要职,却始终清廉自守、一尘不染。

三表哥的一生属于三尺讲台。他从民办教师做起,凭着自己的努力通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。他教过的学生遍布各地,真正是“桃李满天下”。他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,更是家风的传承者——他的儿子是大学生,毕业后子承父业也成了一名人民教师。孙子更是成为博士生,将姥爷“崇尚知识”的信念延续到了新的高度。

四表哥稳重细致,从乡林场会计做起,因为人品和工作能力俱佳,被调到乡政府担任农经站长,直至退休。他用数字和账本,守护着一方集体的财产。

五表哥忠厚老实,就像黄土地一样质朴。他担任大队电工,无论是烈日当头还是寒风刺骨,只要乡亲们一个招呼,他随叫随到,用认真负责的态度点亮了村里的每一盏灯。

六表哥有一手过硬的泥瓦手艺。他敏锐地抓住机遇,组织起工程队,带着一帮兄弟,凭着勤劳的双手,为乡亲们盖起一间间新房,也为自己创造了红火的日子。

七表哥比我大一岁多。他当过民办教师,改革开放后尝试过做生意、养猪、办厂。他更大的成就是培养了两个出类拔萃的儿子——兄弟俩先后考入郑州大学,其中一人留学德国博士毕业,如今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做博士生导师。

这就是我的舅舅、妗子和七位表哥的故事。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,但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浪潮中,用勤劳、正直和智慧,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。



AI制图